

沖虛至德真經



上海涵芬樓借畧里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
北宋刊本景印原書
版匡高營造尺六寸
九分寬四寸七分

列子序

張湛字處度

湛聞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

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傳頴根皆王氏

之甥也

並少詩照反

遊外家舅始周

姓王張湛祖之舅

始周從

疾用反

兄正宗輔

嗣皆好

呼教反

集文籍先并

卑政反

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

學門三君

總角競錄奇書及長

丁文反

遭永嘉之亂與頴根同避難

反南行車重各稱

尺證反

力並有所載而冠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

曰今將不能盡

子忍反

全所載且共料

音聊

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

無遺棄頴根於是唯賡

音齊

其祖玄父咸予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

八篇及至江南

僅少也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

反亂正興為楊州刺史

先來過江復

扶又反

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

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畧明羣有以至

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疑寂常全想念以著

直畧反

物自喪

息浪

反生覺

音

與化憂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

肆任

反而

鳩

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志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

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

音

亂引類特與莊子相

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

五篇臣向謹與長杜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

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又重十二篇定著

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津上声誤為進以

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音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謂

簡刮去青皮也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音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

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

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悞詭非君子之言

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反命楊子之篇唯貴於逸二義乖背音不

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

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

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時掌護左都水都者

光祿大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沖虛至德真經序畢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一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天地

瑞第一

夫巨細舛錯脩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羣品之衆涉於有生之

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

居鄭圃

鄭圃

四十年人無識者非

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關於物直言

則物莫能知也

國不足年將嫁於衛

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

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

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

之試以告女

伯昏瞀人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

其言曰有生

生物而不

有化

不化者能生

不化者

能化

不化者固

生者不能不生

化者不能不化

自不得

故常生

常化

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

時不化

復生

陰陽爾

四時爾

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疑其冥一而無跡終也。不化者徃復其際。

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直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

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之谷。神本自无生故曰不死。是

謂玄牝。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无形无影无逆无遠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

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无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

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

豈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自生自化自

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

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子列子曰。是且者。聖人因陰陽

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无。形者。則不生。故有无之

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

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无。本同於无。而非无也。此明有形之自形。无。形以相形者

也。則天地安從生。天地无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明此

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龍象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疑寂於太虛之域。將

也 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 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 太素

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食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

太易太易為三者宗 故曰渾倫渾倫者言萬物相渾倫而未相離也

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渾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

道實潛兆乎其中論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

也易无形呼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

易變而為一所謂易者竊冥物悅不可變也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

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 乃復變而為二者形變之始

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 清輕者上為天

濁重者下為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 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

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 子列子曰天地

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全備也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

職教化物職所宜職王也生各有性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

所否物有所通大體通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 何則生

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 宜定

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貞靜躁理不

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貞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盡育羣生

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

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歸於一方者形故有生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

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

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爲之本無爲之本則生之所生者

無當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

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

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退華

化皆無爲之職也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

貞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立

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爲有恃無

以生事而爲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

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立以之黑素以子列

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獲逢而指獲拔顧謂弟子百豐

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子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无生亦又无死也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先問幾化種數

凡有幾條然若蠅為鴉事見墨子得水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蠓之衣

後明之於下若蠅為鴉事見墨子得水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蠓之衣

女猶生於陵屯陵屯高潔處也則為陵鳥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

此合而烏足之根為螻蛄其葉為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螻蛄胡蝶之生也

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駒掇千日千日而死化為鳥其名曰乾徐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華生起

斯彌為食醯醢頤輅食醯醢黃軫食醯黃軫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苳苳生乎腐罐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變化也鵲之為鸛鵲之為布穀布穀

久復為鵲也鵲鳥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鴽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

苺也老耨之為援也耨也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自然而變者也蠶之為蠶自孕

而生曰類蠶音蟬山海經云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河澤之鳥視而生曰

類蠶音蟬山海經云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河澤之鳥視而生曰

鵠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鵠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胥純雄其名穉蜂大胥

之類也釋小也此无雌雄而自化上言蟲賦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

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情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鵠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

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

曰曰水出而東走无顧明日視曰出木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

令庖人養之長

厥昭生乎濕此因蒸醢雞生乎酒

此因酸羊羹比乎

不荀

此異類而相親比也

久竹生青寧

因於林藪而生

青寧生程

自從藍至於程皆生土之物也鳥蟲獸之屬言

其變化无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无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

機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生未嘗暫无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永不滅一

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舉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无入有散有反无靡不由之也

黃帝書曰形

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

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

无動不生无而生有

有之為有情无以生言生必由无而无不生有此形運通之功必賴於无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脩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无差也終進乎不知

也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

與為終始而理實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為有無始故有生

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生者反終形者反不生者此不生者先

死滅之於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无形者此无形亦先有其非本无形

者也本无形者初自无聚无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无刑故能生

往復爾非始終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

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而欲恒其生盡其終

感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

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

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无形何

之无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體偏損之一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開通

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

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

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物力盡之地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禮

物切不與也

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无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

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

邱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

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

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

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三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死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日

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

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

能稱理自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元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

底當拾遺穗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掘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

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

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

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

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

我所以為

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無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百年之壽不然而自獲也

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云

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

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

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

言則存亡往復无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削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

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爲已造極矣而夫子

盡理都全耳今方對死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无所遺夫真內並外同於

人羣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未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

之理仲尼曰生无所息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僇役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

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畢如也宰如也壻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

矣見其墳壤鬲鬲翼開知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

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若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

未知生之若知老之備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自息也莊子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蜀善

死也生而惡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從身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

後伏之息死也者德之微也德者得也微者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

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

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有人去

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

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

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

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死為寤寐者與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

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者非假莫如

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

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故物以全心處之表形微

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礪而

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周殘方

啗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壘之義孔子曰日夜无隙正以是但夫萬物

與化為一體隨化而遷化不整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

可逃不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損

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成者方

而已虧矣生者方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

自謂生濟已死矣亦如人自世音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

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之麤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况妙於此

者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

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地中行止奈何憂崩

墜乎夫天之蒼蒼非人默之質則所謂天者豈阻遠而无所其曰天果積

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泥乃氣氣相舉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

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蹠蹠終日在